

谷雨神韵

□卢恩俊

谷雨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六个节气，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，也是联合国中文纪念日。

谷雨一名的来历，据记载与文字始祖仓颉造字有关。《淮南子》中有“古者仓颉作书，而天雨粟，鬼夜哭”之说。仓颉造字，堪称人文始祖。黄帝念及他功德盖世，乃赐以“仓”（倉）姓，意为君上一人，人下一君。天帝感念仓颉造字之功，托梦问曰：“仓颉，你想要啥？”仓颉梦中答曰：“我想要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让天下的老百姓都有饭吃”。第二天果真下了一场黄澄澄的谷子雨。人们从此把这天叫作“谷雨”，一直延续下来，成为一个节气。自2010年开始，谷雨又多了一个身份：“联合国中文日”，以纪念中华文字始祖。

“天雨粟”，虽然只是一个传说，但在农人眼里，谷和雨就像谷雨的名字一样，是紧密相连的，那清亮亮、甜滋滋的雨落下来，就像金谷子银黍子落在渴望的大地上。雨滋润万物，谷滋养生灵。谷雨，是和农人最亲近的一个节气，两个象形字站在一起，那是农人心中的神，那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歌，那是相互依存的默契。

从字义上讲，“谷”和“雨”也是紧密相连的。现代汉语字典里的“谷”，和繁体的“穀”原本是不一样的两个字。甲骨文的“谷”，上边是两个重叠的八字，下边是口形，上部是水流的样子，下部像水的出口处，表示水流半隐半现地从山口流出，繁体的“穀”，意指稻谷、庄稼和粮食的总称。作为农作物的“穀”，产于河谷地带，因此古人多假借同音的“谷”代替“穀”，汉字简化时合并为一个字，“谷”也就有了川水和五谷双重含义。“谷”和“雨”组成“谷雨”节气，智慧地包含了这个节气的特点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，“三月中，自雨水后，土膏脉动，今又雨其谷于水也……盖谷以此时播种，自下而上也”，故此得名。

谷雨，“谷得雨而生”，是播种五谷的时节。谷雨，这两个字生动形象，不仅与字神有关，音韵也美，喊起来更亲切。所以，不仅自然界亲近谷雨，不时送来谷粒子一样的喜雨，就连鸟儿也似乎理解“谷雨”这两个字的含义：“时令过清明，朝朝布谷鸣”（宋·陆游）。布谷，是和谷雨最亲近的一只鸟。它的歌声也像清亮亮的雨点，敲打着农人的心鼓：“春暮即啼，夜啼达旦……田家候之，以兴农事”（明·李时珍）。布谷鸟那一声接一声的鸣叫，多么急促：“布谷飞飞劝早耕，春锄扑扑趁初晴”（清·姚鼐《山行》）。所以，忙农事的身影，在布谷声里挥汗如雨，应了谷雨的节拍，处处呈现繁忙景象，就连小牛犊也都上阵参耕：“小鸟啼烟催布谷，老牛牵犊学春耕”（唐·杜牧《春日郊行》）。那真是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”（宋·翁卷《乡村四月》）。

谷雨正是牡丹花期，因而牡丹又有谷雨花的俗名。古诗说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，我国民间自古就有“谷雨三朝赏牡丹”的习俗。尤其河南洛阳、山东菏泽、四川彭州等地，每年谷雨时节举行牡丹花会，人们徜徉在花海中，感受着春天的美好气息。

“谷雨”，和这两个字的神韵相连的，不仅仅是布谷和雨点合奏的催种声，也不仅仅是谷雨洗亮的谷雨花姿，还有谷雨茶滋润谷雨的神韵：“诗写梅花月，茶煎谷雨春”。谷雨是采制春茶的时段，泡一杯谷雨春，品尝对春天的那份眷恋，希望春意无限，岁月静好。谷雨也是香椿上市的时候，在河南、山东、河北等省份的一些地区，谷雨有吃香饼即香椿芽做的谷雨饼的习俗，不仅醇香爽口，别具风味，且椿与春同音，细嚼慢品，希望留住春天。

（本文作者为德州退休干部，诗人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人文投稿邮箱：qlwbxujing@sina.com

【字说节气】

来，还是先认真钻研一番地域文化吧！”他希望协会骨干多撰佳联为名胜景区“点睛”，为民俗文化添彩，为文化旅游赋能，为建设文化强市助力。莱山区解甲庄镇孔辛头村附近有座金马山，历史传说不少，却鲜为人知。2006年，先生应邀前往金马山采风考察，执笔写下了《金马山的传说》一文。文章在绘声绘色讲述“金马山中寻金马”这一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，以及“得了金马驹还想它娘”这一俗语来历之后，特意引用拙联来结束全文：“金驹人欲求，得之千幸，失之万憾；马母谁还想？往者一言，来者三思。”作为地域文化学者，先生有意识地将楹联文化与民间传说融合在一起加以推广，用当代楹联诠释民间传说，以民间传说彰显楹联文化，使之相得益彰，从而提升文化品位，助推文化旅游，真不愧是协会的好顾问。

数十年来，先生对青年人才的爱惜和培养，对后学晚辈的提携和帮助，是众所公认的，他的学生、莱阳作家宋文华，他的同道、栖霞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林新忠，都曾撰文感念先生推许新秀、奖掖后学之恩。对此，我感同身受。

数月前，我拜读了先生的贤友人邹淑香教授所撰《奋斗者——安家正同志安息吧》一文，从中获悉先生在生命的最后10个月里，任凭病魔百般折磨依旧笔耕不辍，竟然写了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文章，因而愈加敬佩先生！我还从文章附言中了解到，先生临终尚有数项遗愿没有实现。如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成立峻青研究会，以便名正言顺地开展峻青研究工作，并编纂出版相关图书；在已编著出版《胶东当代文学史略》的基础上，接续完成《胶东当代文学史略续编》。前者，是他这个曾被全市峻青研究者推举为“研究会会长”的烟台市峻青研究第一人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事情。后者，则是作为首部胶东当代文学史著作人在拟好续集提纲后，因年迈病重无力完成而翘首期盼“接棒人”现身。但愿上述遗愿，能在不久的将来逐一实现。

本文初稿形成后，我通过微信转呈邹教授审阅。她饱含深情地回复说：“您的文章我看了又看，仿佛又看到您在我们家，坐在那三人座的沙发南头，安家正坐在书桌前侧着身子和您交谈的情形。你们谈兴甚浓，有时安家正神采飞扬，手舞足蹈，让我这‘门外汉’也感到非常高兴……可惜安家正走了，再也看不到你们促膝长谈的情景了……”读着邹教授的留言，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。

在先生“百日祭”时，我曾写过一首七律《怀念安家正先生》，谨抄录于此，作为本文的结束语：甘为红烛乐传薪，久病犹扬精气神。挥笔纵横风骨峻，进言直婉性灵真。难忘播绿垂青事，尤敬舍家存史人。天若有情当慨允，助公追梦再回春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楹联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、烟台市文联原副主席）

话》这样的教学参考书，也有《烟台旅游指南》之类的旅游文化读物，还有《征袍姻缘》等连环画文字脚本……其“集大成”者——自费印刷的《安家正文集》，前八卷“只赠不售”，续八卷“得到赞助后，谁要送谁”。著名作家峻青曾以《白皮书的震撼》为题撰文予以盛赞。自从结为“忘年交”后，先生每出一部书都会馈赠予我，我有幸从中汲取了许多养分。

先生品正行端，敢说真话，从不违心。他曾不无自豪地说：“考我一生，无缺德之事，无‘整人’之迹，无拍马之嫌，无营私之举。”30年前，先生编著《胶东当代文学史略》时，曾有朋友给他打电话，希望自己的作品也能入“史”，可他宁肯得罪友人，也不降格以求，维护了文学史著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。身临其境，我的感受可用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中的一句话来表达，那就是“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谔谔”。

先生安贫乐道，淡泊名利。敲开先生这位大教授的家门，步入使用面积仅有47平方米的住宅，在其书房“傻干斋”的旧沙发上落座，我会油然生出敬意，情不自禁地在心中默诵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：“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……孔子云：何陋之有？”陋室不陋，是因为室内书香浓郁，其主人德艺双馨。先生有着深挚的家国情怀、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，年复一年、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，导致积劳成疾，他的病历上记载着：患糖尿病39年，肝坏死23年，中风偏瘫15年，心肌梗塞2年，又被确诊胰腺癌10个月……在病魔愈演愈烈的折磨摧残下，先生竟能顽强奋斗到耄耋之年，莫非是他那“向天再借二十年”的诚意和“苟延残喘，犹自奋蹄”的精神感动了上苍？

作为文化宣传和文艺工作者，我一向十分敬佩先生深耕厚植，“播绿”于文坛，也感激他不吝赐教，支持和指导我的工作。这里且不说他对我本职工作的支持，单说对我业余工作的倾情赋能。

2004年11月，我和几位联友在工作之余，发起成立了旨在弘扬楹联文化的烟台市楹联家协会。为了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，特聘请了文化、教育、旅游等领域的若干位领导和专家担任顾问。这正合了先生弘文传道的心愿，他欣然应聘，并应邀出席了首次会员代表大会。此后，协会每年召开理事会议，他都是有请必到，平日里，也做到了有求必应。2009年，适逢市联协成立五周年，我策划主编了《烟台当代楹联论品集》，这是先期出版的《烟台当代楹联作品集》的“姊妹书”。当我向先生约稿时，他很爽快地答应说：“顾问哪能白当？我会尽快完成任务。”结果不到一周时间，先生笔下3000字的大作《从毓璜顶楹联说到烟台地域文化》便脱稿了。

先生虽不精于楹联创作，却擅长发表真知灼见。比如他主张“旅游文化的精品——楹联，万万不可忽视地理人文，亦即地域文化。”“要一扫尘念，写出点有意境的空灵作品



安家正教授

“先生曾纵声大笑，喝退死神，伤今敢问公：何不仍将那家伙拒于门外；后学皆含泪默哀，缅怀师表，忆昔难忘事，必当永让此楷模活在心中。”这是我敬献胶东文化学者、烟台作家和文学评论家、原烟台教育学院教授安家正先生的一副挽联。2023年3月19日，几度病危的先生永别亲友，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

我与先生交往已有25个春秋，对其生平事迹可谓相当了解。构思挽联时，自然联想到先生那篇正气凛然、掷地有声的文章——《面对死神纵声大笑》，同时也回想起自己8年前敬赠先生的一首七律诗：安家正气伴清声，师表文光肝胆倾。学富才高名鼎鼎，德馨望重骨铮铮。中风偏瘫笔犹健，追日近盲心愈明。陋室愚公休谓傻，等身著作自峥嵘。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安家正先生，也是我用文字为先生描绘的“画像”。

我在赠诗和挽联中一再使用“师表”一词，不仅因为他是负有盛名的大学教授，更因为他的道德文章堪称我辈学习的楷模。

先生曾自我评价：“本人是一流的教师，二流的作家。”“一流的教师”并非自诩，实乃有口皆碑。我无缘在先生执教时成为其学生，却有幸在他退休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经常讨教、聆教。倘若以直接接受师者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的尺度来衡量，我们之间亦是一种“师生”关系。

先生笔耕不辍，著作等身。据统计，他生前公开出版、内部印行和自费印刷的书籍达40余部，1000多万字。其中，既有《戚继光》《吴佩孚》《秦淮悲歌》等长篇小说，也有《豆腐干集》《小摆设集》《说不清集》等短篇文集；既有《胶东当代文学史略》《峻青创作论稿》《峻青散文研究》等学术专著，也有《胶东通史演义》《老烟台风情》《留住乡愁胶东人》等文史读本；既有《中学生逻辑例

【文化人物】

师表文光

□贺宗仪